

屈大均佚著《罗浮书》的发现与辨析*

王富鹏

清初宋广业编《罗浮山志会编·纂辑书目》列有屈大均《罗浮书》一著。笔者所见有关屈大均的研究资料,以及各类禁书资料皆未言及此著。今对《罗浮山志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引录的资料真伪作一辨析。

《会编》二十二卷,卷首一卷,编者宋“广业,字澄溪,长洲人。康熙中官至山东济东道,后因其子志益为瑞州(按:应为“端州”)知府,就养官署。以罗浮为岭南胜地而旧志简略,遂重为考订。网罗缺逸,计事增旧十之五。后来罗浮诸志多以是为蓝本云。”^①其子宋志益于康熙五十二至五十九年任广东肇庆知府^②。《会编》即由宋志益于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刻于广东。

《会编》中辑录的《罗浮书》佚文达58则之多,计有8千餘字,因文字太多,故具体内容略去,仅举例如下。

《会编》所引《罗浮书》佚文第三十三则《品物志·羽属》“碧鸡”条云:

碧鸡,似孔雀而小。每当日出,则碧鸡先鸣。山中人乃以为天鸡云。均尝与客宿于山巅,夜分见第三重峰有块火,大如车轮,光怪迴翔,与他火异,怪之。一客曰:“此为天灯。久之当有鸡鸣,所谓天鸡也。《梵书》云:日官一树而有鸡王棲其上,彼鸣则天下鸡皆鸣。天鸡者,日中之鸡也。”已而,空中果闻鸡鸣,声亮而长,则日出于苍莽中矣。太白云:“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刘梦得云:“呬喔天鸡鸣,扶桑色昕昕。”子瞻云:“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皆谓天鸡也。

这里的“均”当指屈大均。这也是《罗浮书》为屈大均所著的一条内证。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有《日》一文。文中一段文字与《会编》所引“碧鸡”条相似:

罗浮称“朱明”之天,日之初出,山上辄先见之。有见日台焉,俯临三千餘仞,所处高,故所见早。人见之于旦于昼,予则尝见之于中夜……尝有客宿于山巅,夜分见第三重峰有块火,大如车轮,光怪回翔……(按:以下一百五十八字与《会编》所引“碧鸡”条全同。)^③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初岭南遗民诗人群研究”(批准号:08J-07)的部分成果。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六。

②鲁曾煜:《广东通志》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这段文字进一步证明佚文第三十三则中的“均”为屈大均无疑。

佚文第五十七则《述考志·纪闻二》之“罗阳溪”条云：

罗阳溪水甚浅，可筏而不可舟。南汉刘鋹于增江水口穿渠达罗浮。吾尝恨其未成此渠。成则北从增城舟入罗浮之阴，南从东莞舟入罗浮之阳，无不可矣。有袁生者，尝自莞石龙得一小水，沿洄于断峡深林之间，三日而至罗浮。舍舟八里，则冲虚观在焉。归以告予，予闻此水即罗阳溪。然自来游者从东莞、增城、博罗皆繇陆路以入，未有荡桨湖流竟达朱明、耀真之洞者也。惟山中贩香屑者时时驾筏往来耳。袁生好事，今得斯奇道，独穷其幽。吾辈自此小舟轻桡随波下上，荔支之酒、锡杖之泉，满载以行，不烦人力，其乐何如也？此水无名，予以贩香屑者尝所往来，名之曰“香谿”。口占四绝记之。且以旌袁生云。

这段引文的内容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四《香溪》一文多有相似之处，并且都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因此可肯定佚文中的“吾”、“予”所指为屈大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三《罗浮》一文和《翁山文外》等散文著作中亦有“南汉刘鋹于增江水口穿渠达罗浮，吾尝恨其未成此渠”之类的话。由第三十三则和第五十七则佚文中的这两条证据，可以肯定《罗浮书》为屈大均所著，不可能是他人所著而伪称的大均之作。

《会编》卷首《纂辑书目》列六十八种，其中有“屈大均翁山《罗浮书》、《道援堂集》、《翁山诗外》、《广东新语》”^①。《会编》所引用的屈大均著作共四种，第一种即为《罗浮书》，并且与其他三种并列。《会编》除了引用《罗浮书》五十八则文字之外，还引用了屈大均《翁山诗外》中的诗歌数十首，《广东新语》中的文字八则和未明言出自屈氏何著的内容一则。这也可以说明《罗浮书》是屈大均独立的一部著作。不过还有这样的疑问：此《罗浮书》是否为宋广业搜罗大均某些文章而伪称的独立著作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三《罗浮》一文，内容与《罗浮书》有相近之处。此文很长，《罗浮书》是否为改头换面之后的《罗浮》一文呢？以下证据可以说明二者非一。《罗浮》一文虽然很长，但只有四千字左右；而《会编》所引用的《罗浮书》中的文字有八千多字。所引用的《罗浮书》中的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有洞穴、有溪流、有仙道、有名贤、有传说、有虫鸟等；《罗浮》一文相对来说就单纯多了，以记山水为主，无仙道、名贤之类的内容。经比较可知，二者所述事、物同者不多，偶有相近之处，却又行文不同。尽管《会编》所引用的个别条目的内容，大均其他著作如《广东新语》、《翁山文外》、《翁山文钞》也曾涉及，有相近之处，但行文并不相同。因此《罗浮书》应是一部佚失已久又少人知晓的屈大均的方志类编著，而非改头换面之后的《罗浮》长文，也不是宋广业搜罗大

^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0册。《续修四库全书》第725册影印本、《故宫珍本丛刊》影印本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刻本之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卷首《纂辑书目》中，这段话被挖去。

均其他著作中的内容而伪称的专著。

通过以上的比较,完全可以相信《罗浮书》为屈大均的一部独立著作。从屈大均对罗浮山的感情来说,他完全有可能为之写一部专著。他在许多文章中都曾经表达过对罗浮山的深厚感情。他甚至多次提到“南岳”之名应该归于罗浮。如在《广东新语》之《罗浮》一文中说“予谓罗浮可以当南岳……北岳在浑源,为天下之极北,罗浮在博罗,为天下之极南。罗浮固宜称南岳,以与北岳对。予所居,书曰:‘南岳草堂’。”^①

屈大均《罗浮书》佚失于何时,现在无法确切了解。屈大均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五月去世之前,这部作品有可能未及刊刻。刻于康熙年间的《罗浮外史》^②未见明确引用屈大均《罗浮书》之处。如其《见日台》等文所述虽与《罗浮书》中的内容有相近之处,但不能确定即是引自屈大均《罗浮书》。吴騫^③辑《罗浮纪胜》二卷刻于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此书引录《罗浮书》二十三条。其每条内容与《会编》所引全部相同。除使用几个异体字和第二条漏一“僧”字之外,无纤毫之别。因此吴騫虽未说明转引自《会编》,但基本可以确定其二十三条内容应由《会编》转引而来。吴騫为惠州知府,若《罗浮书》当时尚存于世,以其特殊的身份,应该不难找寻得到。由此基本可以确定,在吴騫编辑《罗浮纪胜》之时,屈大均《罗浮书》已经失传。而之前宋广业所见屈大均《罗浮书》也极有可能为屈氏稿本或抄本。

其后有关的方志和纪胜之作所引《罗浮书》中的内容实际上皆直接或间接转自宋氏《会编》。如《东莞县志》卷九十七,其中一条:“绿栏乡,其乡蓄牛皆茁壮无病……。”^④编者云出自《会编》,实际上此条内容是《会编》所录《罗浮书》第四十二则佚文。

宋广业《会编》是一部常见的方志。许多研究岭南文化的学者,都曾翻阅,却未发现大均《罗浮书》一著,其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受胪列屈大均著作的资料和考索屈氏著作的结果的影响。康熙二十四年(1685)夏初,屈大均等几位知名文人应两广总督吴兴祚之邀,陪同奉使至粤祭告南海的王士禛前往肇庆。四月九日,吴兴祚、屈翁山、王士禛、黄輿坚

①屈大均:《广东新语》,第97页。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六云:“《罗浮外史》,国朝钱以埰撰,以埰,字蔗山,嘉善人……以埰官东莞时,其父瑛就养县署。往游罗浮记其名胜。以埰因参考诸籍以成此编。”[据郑业崇等修《茂名县志》卷四《职官表》和叶觉迈等修《东莞县志》卷四十二《职官表》],钱以埰康熙三十六至三十九年任茂名知县,康熙三十九至四十二年任东莞知县。《罗浮外史》当刻于康熙四十年后不久,其刊刻时间要早于宋广业之《会编》。

③吴騫,江南当涂人,岁贡,康熙五十九至雍正五年任惠州知府。(刘澐年修:《惠州府志》卷十九《职官表》,成文出版社《中国地方志丛书》第3号影印光绪七年刊本。)

④叶觉迈等修:《东莞县志》卷九十七《杂录》,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52号影印民国十年铅印本。

等饮于端州石室岩。《翁山诗外》卷七有《吴制府招同诸公游七星岩有作》诗两首。其时吴兴祚与王士禛一起再欲疏荐翁山。翁山婉谢云：

家有老母，吾岂能离朝夕之养？况余所著《诗外》、《文外》、《文钞》、《广东新语》，与所述《易外》、《四书补注》、《广东文选》、《广东文集》、《十八代诗选》、《李杜诗选》、《今文笺》、《今诗笺》、《翁山六选》诸书未竟，余之笔砚未可辍也。^①

这一段文字列举了屈大均十三种著作。其中有著成的，也有未成的，而未见《罗浮书》。清人丁仁长、吴道镕等纂修《宣统番禺县续志》卷十八，录大均著作为“屈沱二十四种”，其中未有《罗浮书》。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朱希祖《屈大均（翁山）著述考》一文，对屈大均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将已刻、未刻、欲著而未著的书目一一罗列出来共计三十三种，亦未有此著。

其二，疏忽。一些学者可能是把屈氏《罗浮书》一书误作屈大均《广东新语》之长文《罗浮》。笔者阅读《会编》之始，也这样认为。因后来见到《会编》所引用的《罗浮书》中的内容很多，且涉及面很广，才产生怀疑。经过仔细比对之后，发现二者并不相同。将近两年之后，当我向研究屈大均数十年的中山大学教授陈永正先生请教这一问题时，他说他当初阅读《会编》时，与笔者有同样的印象。大概这也是众多学者未曾发现此书的原因之一。

其三，多种目录学著作和禁书资料都未曾提及此书。笔者所见各种目录学著作皆未曾著录屈大均《罗浮书》这一著作。另外笔者所见清代禁书资料及研究著作亦未言及屈氏此著。姚观光《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安平秋、章培恒《中国禁书大观》、雒启坤、王德明《中国历代禁书》、施廷镞《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王彬《清代禁书总述》等编著，以及这些著作的其他版本皆未见言及屈大均《罗浮书》。多种资料皆未曾言及此书，这大概也是屈氏《罗浮书》至今湮没无闻的原因之一。

屈大均《罗浮书》是一部专门记录其家乡之山的著作。今虽不能见到这部著作的全貌，但据前面所辑录的内容可以知道屈大均在这部著作中对罗浮山记录甚详，涉及到了罗浮山的方方面面。朱希祖先生考证出大均著作共三十三种，再加上这一部《罗浮书》，现在所知屈大均著作共有三十四部。

作者工作单位：广东韶关学院中文系

^①黄廷璋：《翁山诗外序》，见《翁山诗外》卷首，宣统二年庚戌（1910）上海国学扶轮社铅印本。